

澄斋日记

1912 年

壬子正月初一日 晴。焚香谢天。东北向我宣统皇上行三跪九叩礼（宝惠亦随行礼）。在至圣先师前率儿辈行三跪九叩礼。在祖先前行礼。饭后至三兄处及五叔岳母处。三兄旋来此，在内室作竹戏，夜分始散。余则静坐褥中，看《通鉴·后汉纪》一卷，梨洲文十数篇。

初二日（二月十九号）（〔眉〕夹注新历，为对于外人酬应计也。）晴。承庆侄自津来拜年。锡兄、珩弟、刘孟禄、曹占一、黄禹巽均来。傍晚赴梅叟约，内庖甚精。

致萧隐公简

改岁之后，别是一番世界。弟唯枯坐书斋，与古人晤对，不复问门外事矣。兄欲观《黄氏日抄》，因弟正读首函未毕，是以迟迟。兹特送上一函。东发先生为宋遗臣，终死国难，志节皎然。其说经宗旨，但就原文寻绎，其义自见。凡后儒节外生枝，以衍新意，衬贴字句以就己意者，皆所不取，最为平实简易。唯说《春秋》所书年月，皆指为夏正，愚意不能无疑。夫子论为邦，志在行夏之时，与殷辂、韶舞同为想望之辞，而平日则俱从周制。岂有秉笔修史，而改本朝正朔之理？况二月无冰，十月雨雪，固合乎时令之正，夫子乃特书之以纪异，自是周正无疑。兄阅此数卷后，望赐教为幸。壬子正月初二日湖隐手启。

初三日（二十号） 饭后至锡三、润田、朗轩处拜年。皆通谱兄弟也。晚，落神影。雨水节。

初四日（二十一号） 晴。隐公、朗轩来作半日谈。接五妹信。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，魏王操薨，子丕嗣王位，次年改元延康。八月，魏受汉禅，改元黄初。夫业将取而代之矣，忽又改元，其意何居？盖建安年号，士民沿用已久，骤予革除，未免动人视听，故仍借汉帝手中，将建安二字取消。然后从延康渡入黄初，则以渐而移，人自不觉矣。奸人用意之巧，千载下犹可推测而得之。曹操初得政，下令用清议不容之士。后人咸置其败坏风俗，此未喻孟德用心也。东汉尚名节，自好之士，多不肯仕于乱朝，不得不舍品取才，供我驱使，而不为我梗。此乃一时权宜之计，迨大势已定，必更崇节奖忠，以固根本矣。即陈軫所谓“在人欲其报我，在我欲其骂人”之说也。（〔眉〕此二条余颇以为独得之见。）（〔眉〕清高宗编《贰臣传》，亦是此意。在开国之初，唯恐人之不贰于我；迨天下大定，

则又恐人之贰于人矣。男惠附注。)

初五日(二十二号) 晴。晨起祀神。饭后便衣至工艺局祝黄慎丈生日,顺游厂甸而归。目疾不敢观书,枯坐簾中,收视返听,静摄此心。晋甫来谈。接吕五舅信,又史文甫上海信。

初六日(二十三号) 晴。饭后无聊,至通记一行,适朗轩在坐,高仲城前辈又自宣化来,相与剧谈,夜饭后始归。刘表为荆州牧,移州治襄阳。后入魏为荆州刺史治所。蜀、吴所争之荆州,皆在南郡,为今荆州府治。吴大帝迁都武昌,为今武昌县(县有吴宫故址)。今之武昌府江夏县,吴为夏口。

初七日(二十四号)至十一日。 因目红,不敢作字,未记。

十二日(二十九号) 阴。午饭后偕锡兄访任觐枫,同至大舞台观剧,夜,饭于大观楼。九点钟,取道宣武门归。京师前三门,旧例正阳上灯时下键,十一点钟即开,以便入朝官员。若出城人车,则须待天明。崇文、宣武两门,则上灯下键,天明始启。庚子后,外国使馆及各洋行夜间屡呼正阳门,门官不敢违。而正阳、崇文之间,外人又自辟一门,闭中门无益,遂奏明彻夜开放出入。崇、宣犹如故也。最为无理,岂盗贼必由于二门乎?寓东西城者有事于城外,入夜必迂绕中门,咸称不便。至是月初六日乃并启焉。正阳门独有四门,其在南一门,唯祀南郊时,辇辇所经,偶一开,餘日则永闭。至是亦并启之。甫抵家,即闻东城枪声震地,遥望火光烛天,有第三镇兵变之事。第三镇者,为项城旧兵,向驻东三省。客腊将宣布朝廷逊位诏书,恐禁卫军作梗,特调此军入城以制之。素骄横不戢,尝殴伤日本兵。项城欲借以威众,大局虽定犹不迁。在前敌时,特加月饷一两,以其驻京裁之,军心固已愤怒思乱。适南京专使唐绍怡,蔡元培等来京,一般浮动喜事之徒,思有以媚之,勒令商户遍悬五色旗,创提灯会,大书“革命党之功”五字,招集群不逞,携剪刀迫人截辮,如饮狂药。是日,群诣帅府园,劝诸军剪发,不从,则丑语以辱骂之,遂哗变。镇兵之在齐化门外者,闻枪声,以炮攻门而入,内外相合,先拔五色旗,攻石大人胡同袁府,为卫队机关枪所拒,不得入,复赴法政学堂杀专使,均匿暗隙,搜之不获,掠其衣物而出。赴东安门,禁卫军伏桥上拒之,又不得入。遂肆焚掠,北至北新桥,南至使馆界,东抵城墙,西抵皇城,其中灯市口、丁字街,皆罹其祸。到处纵火,逢门劫掠。项城闻变,匿窟室中,不敢发一令,听其饱载,排队鸣枪,出正阳门,掠西河沿、大栅栏、打磨厂、前门大街一带。至东车站,登火车,威逼司机人放汽开车,从容遁去。时天已大明,火犹不息。土匪掠其馀,莫敢枝梧。繁华锦绣场,一夜间变为焦土。

十三日(三月初一日) 阴,天气愁惨,日色无光。项城下命令安抚乱军,使休息。责成毅军(姜桂题所统)守西南城。军士扬言,第三镇兵均发财以去,吾辈独在此苦守,岂非痴人!外间又谣传总统放枪三天,西城商民即知大祸在眉睫矣。甫上灯,即闻枪声自南而北,火光时时出现。余知毅军亦肆掠矣,犹冀姜桂题出而靖乱。乃彻夜纵劫,并无一人弹压,巡警和之,地痞附之。黎明竟至南闹市口,距吾家数十步。余本和衣而寝,全家妇孺皆起,聚于一室,坐待到门。俄顷天明,居然幸免。是役也,北自新街口,南至宣武门,皆被其害,而南较轻于北。东西各街巷,则有至有不至,有掠有不掠。掠足后,或归营,或出外城。土匪拾其馀,有不存一草一木者。事后始知,乱兵已至西铁匠胡同(在吾巷后),将取道而南,经吾家趋闹市口,有警士语之曰,西南已抵城墙,皆畸零小户矣。兵

乃折回。其从石驸马大街趋闹市口者，约七八十人。其时月色昏暗，遥瞩七爷府大墙，误以为城墙。途人复阻之曰，向西虽有三家，皆穷官，无足取。兵遂放排枪而去。此中有天幸，有人和，危险极矣。

十四日（初二日） 阴。外间复扬言，今日轮抢南城。或言今夜掠各住户。商民皇皇惴惴，几不聊生。诅咒唾骂项城者，昌言不讳。东西邻来责言，谓民国已无自治之能力，将以兵力实行干涉，画界防守，如庚子故事。项城惭且愤，力以能保卫自任。乃发命令军法从事。责成民政部、步军统领、游击队加意防范。英、俄、德、法、美五国，合兵游街，以耀军威而镇人心。警厅传令下午六钟后，即断行人，行者以枪击之。通夜寂无一声，居然安靖。余解衣酣寝达旦。营务处满街杀人。凡抢一瓶一几者皆戮之，悬首稿街。警厅亦请大令长刀杀乱人，乱人稍惧。使十三日即严刑威众，何至有西城之乱。亡羊补牢，不太晚乎？

大乱示子侄

平时不留馀，用时无寸尺。种树好追凉，贮泉终解渴。感应只一机，如铁赴磁石。君子慎造因，乖和唯所择。但逞一朝快，遑知前路窄。翳桑一饭仁，竟解滔天厄。汝曹知此意，天和葆肝膈。春气生之萌，秋叶死之积。

十五日 晴。（初三日）上元旧节。采润夫人生日。晨起衣冠祭神。午刻合家祝寿。润泽、干卿、卿和、量能兄弟均来。饭后，三兄亦枉祝。余出城访隐公论学，干戈之气化为经籍之光，良友正未易得也。上灯祀先，市肆不通贸易，不能备物，聊展诚敬而已。接大兄上海电，问两宅安否，即电复均安。夜月皎然，人声俱寂。

十六日 晴。（初四日）南园、晋甫、珩甫均来谈，人心稍定。余仍手一编自遣。接萧小虞亲家存问信，随手作答。十四日乱兵自京溃至天津，勾结本地乱兵土匪大掠河南北。近数年，天津繁华过于上海，今乃付之一炬。北方元气，十年不能复矣。保定亦被抢，不论贫富，均存四壁而已。蒙兵之害如是！五代骄兵之祸，将见于共和世界矣。

十七日 晴。（初五日）午饭后至恒裕一行。

十八日 晴。（初六日）惊蛰节。接常州电问安否，即电复平安。玉山侄自津来省视，其意可感。澜翁已全眷南旋，不向张镇芳手下讨生活矣。张为运使时，津人衔之次骨，乃令其坐镇北门。十四之乱，镇芳闻警先遁，其视陈贵阳之老成镇定，不啻霄壤。

十九日 晴。（初七日）终日坐蓀中，随意看书消遣。饭后步访东邻春茂之。接武昌管信。

二十日 晴。（初八日）范俊臣、廖子方均来省视（俊自山东来）。饭后偕锡兄访南园。以日晷测日影，随节气为转移，向来不爽累黍，自初三日交雨水节后，置之日中，乃无影。退至立春节，则一线显然。岂司天误排节气乎？抑太阳行度忽迟乎？前日既交惊蛰，置针于雨水，其影顿现，而惊蛰仍无影。余不通算术，当向畴人质之。（〔眉〕交春分节后更测之，针影并不差，然则非偶然也。初五日。）

二十一日 晴。（初九日）郑先生自京南礼贤镇来。午初率两儿在先师位前行礼开学。

世界虽乱，书不可不读，道理不可不明。饭后出城至利仁义塾，为幼童三十人开学。大乱以来，学堂开学此为第一处矣。顺省三兄，交到大兄上海信，并由汇丰汇洋六百元（内有六房三百元）。五色旗又招贴于街衢，因项城明日受任也。然焚掠之余，索然无生气矣。夫内外总厅欲媚其主，但于各厅区悬旗足矣。各店肆伤夷未复，创痛方深，怨咨之不暇，庆贺云乎哉！夜略设数肴请先生（鱼翅、活鱼、江瑶柱）。

二十二日（初十日） 晴。朗轩、晋甫来，谈论方豪，忽闻城外有兵队相哄拔帜易帜事，皆惊而去。甚矣，忧患之伤人也。买宝应《朱止泉先生文集》，价洋二元。余于庚辰年在武昌，得先生所编《朱子分类文选》，笃好而熟读之，阅前序，知先生有《朱子圣学考略》，积十馀年心力而成。沉思研虑，深窥朱学要妙密切，渴思一见。阅十年，始得旧抄本于厂肆，价银五两，喜极加餐。治之三反，始于朱学粗得要领。今又得是集，庶几左右逢源矣。乃知天下事物，好之深，求之专，其乐有如是者。灯下读行状一篇，能阐明先生学悟精神紧要处。接大兄上海信，随手邮复。今日三点钟，总统受任时，突有大黄旋风自东北来，卷地而起。夜，风尤狂，合家破胆之余，惴惴不敢安寝。杜诗云：“至今犹破胆，应有未招魂。”真道出遭乱人情味也。

二十三日（十一日） 阴，大风惨栗，天顿寒。突闻城外有乱事，探之皆造言以惑众也。《大（小）雅》以讹言繁兴为大乱之象，向来颇疑为何至于此。今年历其境，始知不诬。茂之、蒨田、润泽来谈。夜坐寐中，看《通鉴·光武纪》一卷，《朱止泉文》三篇。接次伯常州信。

答隐公二首

世外桃源何处寻，入山只恐未山深。小窗梅影三更月，便是萧寥太古心。

闻君读《易》可忘饥，人世谁知有是非。悟彻此心无住着，水流云起总天机。

二十四日（十二日） 晴。午刻偕锡兄、宝惠至大观楼西餐，觐枫作东。自十二日至今，坊馆不开，颇有食淡之苦，得此稍饱饫吻。甚矣，淡泊之不易久处也。学道近三十年，尚徇口腹之欲如此！归寓看医书一卷。接禹九上海信，问安否，随手作复，附呈上八叔信。

二十五日（十三日） 晴。仍有风。饭后答访汪聘臣。又至恒裕兑现钱。灯下看《容斋续笔》一卷。偶看新小说《块肉馀生述》，中有数语云：“今日所宜为之事，勿贻留至于明日。缓忽者光阴之蝥贼也，当力擒之勿释。”又有云：“凡人每年进款至二十镑者，或糜费至十九镑十九先零六辨士。此即为世上福人，以所馀者尚六辨士也。若费至二十镑以外，则即为穷困之人。”皆名言也，后数语尤有至理，吾辈治生所宜服膺。余亦尝谓以岁入十万与岁入一万者较，厚薄固悬殊矣，然因入款多而或存息，或牟利，筹画忧虑，反为身心之累。入一万者，不敢过侈，量所入而节省用之，有时亦能有馀，而享受同适，身心泰然。此在乱世为尤甚。凡人衣食足用，便是富翁，而子弟不至淫侈，盗贼不甚覬觐，其所得反过于富翁者。

二十六日（十四日） 晴。干卿来谈。饭后晋甫及三兄皆来，薄暮始去。复上次远伯书。看《容斋续笔》。接朱少山济南信。余作东坡生日七言长古，梅叟首和之，高云麓、陈

雪樵皆寄示和作，七古次元韵，仍能感慨淋漓，殊不易得。

二十七日（十五日） 晴。饭后隐公、新吾均来谈。接笏斋信，又济南张亲家信，均随手邮复。子夜复起大风。

二十八日（十六日） 阴，大风。一冬无雪，终日干风，枯燥极矣。余因半月来更衣不畅，用燕医生补丸攻之，今晨虽得畅解，而隐隐腹痛者竟日，神气亦觉不扬。盖攻伐猛药，虽快一时，而元气暗损矣。闻广东乱兵亦肆焚掠，火三日不灭，繁盛之区，顿成瓦砾。民国无政府之害如此！去年革党起事，唯恐军队之不多，凶匪逃兵，俱收尺籍，综计各省不下百万。共和后，法当散遣，则相率出于劫掠一途。良民何辜，遭兹荼毒。接翁景之甥信，随即邮复。董箕峰、赵绍朴来谈。

第三镇兵大掠京师

长安两日火熊熊，十室菁华九室空。可惜朔方好身手，不教报国建奇功。

二十九日（十七日） 晴。未刻至顺直保卫总局（即农务总会地）总长冯男爵议事。今日阅《民视报》，详载叛兵南下大掠深冀间，余携示男爵，亟筹保卫之策。归路见单牌楼横两尸马路旁，乃昨日所斩劫掠之匪徒也。灯下看《容斋续笔》一卷，《通鉴》王莽、淮阳王纪两卷。接史文甫、郭寄坪信，均随手邮复。又寄五弟妇信。

三十日（十八日） 晴。六点钟起，至冯男爵处，与刘仲鲁、史康侯会齐，七点半钟，四人由冯处后门步行至前街二十四间房东三省文报处，谒新署直督张金坡，面商四事：一请为顺直保卫队筹的饷（兼议收津浦铁路货捐）；一请领旧式枪械，由保卫总局担保，发给州县民团；一妥筹散遣淮军之策；一饬运司催盐斤加价银两。金帅均力任其事。余又恳金帅挽留笏斋，为吾直保障。去年九月，吴禄贞叛兵逼保定，赖笏斋广设方略，获保安全。此次乱兵大掠省城三日，藩司凌福彭匿迹天津，署臬司曹锐在衙坐视，不发一令、出一谋，俟乱兵饱颺，乃出而谈善后。大吏非人，一方涂炭。使笏斋坐镇，必有以救之也。唯笏斋是否肯就民国官职，则未可决耳。详谈一小时而出。金帅亦即乘火车赴津，余等复回冯处进早点纵谈。十点钟归，假寐一小时。王晋老来谈，深心远识，朋辈罕有其匹。大乱将作，吾辈唯有沉机观变，以待事会之来。闲中工夫，练心、练气、练识，其最要也。灯下看《续笔》一卷。

致 笏 斋 书

昨与张金帅论津保焚掠之惨，痛恨大吏非人。因详叙去秋保阳扞御之功，盛推公才为天下两司第一，坚囑金帅挽留，为一方保障。弟非敢以民国官职浼公也，正以天下方多事，吾党之有才识气魄者，早握事权，庶几异日得所藉手耳。公当默喻此意也。一般无识之流，狂呼躁动，若大功已告厥成，而不知中国之祸，已悬眉睫。弟沉机观变，练心、练气、练识，以待事会之来。若得一障可乘，亦将褰裳以赴之。知我罪我，所不计也。舍公，莫发微言。

二月初一日（十九日） 晴。五孙弥月，午刻祭告先人。吉甫来贺。饭后访吴子清谈。子清于去秋简甘凉道，九月中道出蒲州，为乱兵所掠，仅以身免，沿途贷借而归，文凭虽未失，然官已去矣。看《通鉴·汉光武纪》一卷，《续笔》一卷。接昌黎王锡侯信。近日苦倦特甚，种种不适，年已五十，衰象见矣，曷胜太息！

初二日（二十日） 狂风怒吼，黄霾蔽天，彻日夜不稍止，心烦，耳目俱昏，大非好气象也。友人为余言，正月廿二日，项城受任，午前有黑气两条，交亘半空，一小时始淡。午后行礼时，黄旋风自东北来，乾坤昏暗，自此日后，无日不阴，无日不风，至今日几不成清宁世界矣。一日闷坐箬中，看《通鉴·光武纪》、《续笔》各半卷。梨洲先生编辑《宋元学案》，具有学史性质，与《明儒学案》义例不同，谢山所补尤该洽。黄东发先生《日抄》中，有《阙里世系考》一卷，大有宗教思想。

初三日（二十一日） 晴。春分节。午刻偕锡兄率宝惠饭于大观楼。刘壬三来商学堂事。近今世运所趋，生人思想为之一变。从前学界各书，如汉宋之争，朱、陆、王之辨，儒释之分，以及陈陈相因之经解史论，靡靡无实之词赋文章，无当事功之考据，骈枝歧出之著述，皆将渐就淘汰。以数计之，当可减去十之五六。余尝患书籍过多，耗人精神，费人日力，而人辑一编（此类明朝人最多），家刻一集（滥觞于宋后，本朝为尤甚），灾梨祸枣，汗牛充栋，更为耗蠹之尤。倘能举以上所列而空之，唯存道德上、政治上之学说，纪载哲学家、实业家之所体验、发明，庶几执要钩元，人得读书之益，而世界收为学之用乎？（唐以前读书者多能致用，实因书少之故。）

初四日（二十二日） 晴。王锡侯自奉天来，述东省事势极详，总兵张作霖由胡匪归诚，极有血性，不忘本朝，可敬可敬。饭后出城访梅叟，偕至广和居小酌，费洋一元。又访荫北深谈。看《续笔》一卷。《宋元学案》选录晦庵文语只两卷，大有道理。朱子生平于哲学极有工夫（哲学乃近来繙译东西洋名词，古人只以穷理二字概之），《语类》中与门弟子研究甚细，自来讲朱学者多略去，不录一字，唯取性理门面语论之。梨洲先生独见及此（朱子于植物、动物等学均着意）。从前讲朱学者，俱是就自家门路拣择，如阳明重本体，而晚年定论纯录本体语。安溪重工夫，而《朱子全书》纯录工夫语（名为全书，而不全实甚）。以及夏峰、当湖诸家莫不皆然。此只是各人自私之朱学，非真朱子也。果欲研精朱学，必须将文集语类数百卷，注释编辑十余种，一一细读深思，方能见朱子真本领真面目。

初五日（二十三日） 晴。饭后静坐箬中，读《通鉴·光武纪》毕。十馀年不能若是静专矣。珩甫来谈。灯下看《续笔》一卷。朱子门人问学者讲明义理之外，亦须理会时政。朱子云，事变无穷，难以逆料，随机应变，不可预定。余从前亦谓政事如财兵选举诸制度，皆须平时逐一研究，方足应用。后来始知其不然。盖诸事俱有一个原则，其中利弊因革，亦各有其所以然。读史志及通典通考时，只要眼光识得要紧处，洞达治体，灼见本原，应用时自然措施得当。至于名物度数，届时逐处讨论不迟（即如盐务一项，各省制法不同，名称不同，因而办法亦不同，断不能预先一一识记）。学者如作为专门之业，精力工夫并归一处，又当别论。然亦须洞达治体，灼见本原，方为有用之学。否则刻舟求剑，仍无益也。

初六日 赴农工商共进会。

初七日（二十五日） 晴。大女生日，请余往吃面。

初八日（二十六日） 晴。未刻至顺直学堂，赴顺直公益会，余被举为协赞员。本欲举余充副会长（冯南爵充会长），以迟到，不合互选之法，遂改举刘仲鲁、史康侯。散会后，就近访润田，留便饭。七点钟趁正阳门归。张筱云先生来自玉田，午刻率汀、振、闰、贵、樱谒圣开学。入吾门者闻南书房一片诵读声，犹是旧家气象，无不称为盛事。

初九日（二十七日） 晴。午刻在便宜坊请郑、张两先生，梅叟、公度、锡三、润泽、干卿作陪。归寓，晋甫来谈。连日目疾不甚平复，不敢观书，唯枯坐默思《孟子》。吾于《孟子》，不主注疏，亦不主章句，唯本吾之心光、眼光，冥契圣贤微言大义，时时有独得处，始知象山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，自是超凡入圣语。终当著成一书（拟名曰《孟子通义》），以学说维持世界。

初十日（二十八日） 晴。白桃、红桃俱放，春来第一花也。天寒甚，不减冬令。未刻赴顺直保卫局。归路访李润生，议借城根北洋小学堂为公益会事务所，不成。梅叟来访。

十一日（二十九日） 晴。午刻饭于大观楼，甄枫作东。坐至申刻，又至斌升楼赴梅叟约，张振卿年丈明日旋济南，以饯别也。七十老臣，国亡被劫掠，尽罄其家（十二日夜事），仓皇去国，濒行一揖，余甚凄然。隐公来书，谩骂孟子。此隐公之隘而偏也，吾始终不敢附和。答书谓各尊所闻，各行所知，期无愧于圣贤。不欲更生辨难，致蹈口舌多而躬行少之弊。吾二人论学，不谈孟子，未为不可也。

评论朱子与刘子澄书一段：

温公论东汉名节处，但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，为光武明章之烈，而不知建安以后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，不知有汉室，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致之也。盖刚大直方之气，折于凶虐之余，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，故不觉其沦胥而至此耳。

（愚按：此论极中要害。若我清室之待群臣，并无杀戮凶虐，只是近十年来是非倒置，贤否混淆，贿赂公行，请谒大盛，于是有气节者屈于闲冗，无廉耻者立致要津，士大夫心灰气短，愤激难平，遂酿成离心离德之象。若更追原祸始，则又重满轻汉之见有以激之。）

想其当时，父兄师友之间，亦自有一种议论文饰盖覆，使骤而听之者，不觉其为非，而真以为是，必有深谋奇计，可以治国救民于万分有一之中也。

（愚按：今之改仕民国者，亦皆借口于为斯民公仆，救中国之危亡。且国无专属，并无事二姓之嫌。正朱子所谓自有一种议论也。）

十二日（三十日）、十三日（三十一日） 目疾复作，失记。

十四日（四月初一日） 晴。为顺直保卫局筹饷事，为同人推举，偕康侯赴津。午前八点三十分乘快行，十一点二刻到老车站，住日租界德义楼旅馆，楼上铺盖巾匝俱备，每日房金洋一元五角。两餐则过饭厅西餐。居食俱适。午饭后访李嗣蓂前辈（侨寓小营门洋楼），张重卿、高松泉皆会，坐谈甚久。嗣公邀游李氏荣园，余曾两至斯园，皆不及春时，今则红白桃花一千馀株盛放，几疑身入武陵溪中。步登山顶远眺，泛舟湖中，绿波

滑笏，尘襟顿涤。处危城半年馀，至此殆同世外矣。嗣公又邀饮聚丰园，宁波烹调也。以电告张督，约明日相见。

十五日（初二日） 晴，大风。连日燥闷沉阴，大有雨意，皆为狂风吹散，旱象将成，可忧实甚。严范孙前辈、李嗣老、重卿、松泉均来谈。午饭后，偕史、张、高三君谒张督，达来意，力辞以无款可筹。因以提用盐务平价银两之说进。平价者，项城督直时将芦纲各岸盐价哀多益寡，使其均平，岁得七十二万两，兴办盐务实业，乃运司既得此巨款，尽移诸他用，以至媚长官，馈要津，饱私囊，皆取资焉。商人迄未获一金之利（官场积弊类若此。此利孔所以不可轻开也）。今以地方之款，供保卫地方之用，名正言顺，贪吏亦无以难之。张督允商之运使。归栈访钱新甫于对门，未晤。又至小白楼聚昌木厂访萧小虞亲家，亦未值。赵幼梅邀饮太乙楼，扬州烹调也。小虞来夜谈。

十六日（初三日） 余与康侯先归，留重卿、松泉待张督及嗣老之复命。作书留致嗣老。九点钟乘快车回京，十一点二刻到，午正抵家。

十七日（初四日） 晴。辰刻偕康侯同访冯男爵，报告津事，妥商良久，拟具呈总统府，请协济饷需。出城访甄枫，同诣福兴居午饭，掌柜作东。未刻又入西安门至保卫局，与仲鲁、康侯酌撰呈稿。华甫再以电请赴煤渣胡同议事，余人马俱疲，遂归寓。

十八日（初五日） 清明节。饭后出城，祝梅叟生日，因至南野踏青，在公善堂、利仁养济院各少坐，与孟禄提议工厂添设草帽科，拟赴玉田一带收买草帽辫，聘教师，仿制西式草帽，以供剪发人夏日之用（西人夏日行路，例不科头，虽盛暑亦戴笠，此犹有古风，胜于中国人赤膊盘辫）。晚近士大夫喜赤膊盘辫，虽大庭广众亦然，太不雅观，余甚鄙之，虽盛暑亦不去汗衫。剪辫易服后，能湔除此习，未尝不佳。

十九日（初六日） 晴。午刻至大观楼午饭。未刻赴嵩阳别业保安会茶话，不过一场话说而已。今之纷纷立会，大率类此。

二十日（初七日） 晴。量能及大女挈儿女南归，附早车赴津（宽仲侄自南来）。

二十一日（初八日） 微雨湿地，旋即为大风吹晴。自去冬至今俱如此，旱象可忧。午后至荫北、献廷两处诊病。萧隐公来访，不值，留其所批《朱子年谱》上册见示。隐公坚苦卓绝，进德颇猛，而意见稍重，自孔、颜外于诸贤皆一笔抹煞。余深不谓然，乃作简以规之。

简 萧 隐 公

旬馀不见，伏维道履增胜。连日熟观迭次来书，吾兄进德勇猛，把住关津，丝毫不容出入，深可佩仰。妄意欲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象山先生谓：“人之省过，不可激烈。激烈者必非深至，多是虚作一场节目，殊无长味。”在贤者断不致虚作节目，然执着意见，未免过于激烈。夹持直上，深赖益友，愿与兄交勉之。明后日当奉诣作半日清谈，统容面达。不尽。

二十二日（初九日） 晴。午刻率惠儿饭于大观楼。仲卿、松泉归自天津，报告近数日之事。夜与郑先生畅谈。吾直赋税，减于江南大半，而贫瘠转甚。由于土地仅种杂粮，

水利不修，专恃天时，雨雪愆期，则束手待尽。至于绿茶、虞衡诸实业，足以补贍生计者，一概无之，民安得不穷？今议自治，当首从实业着手。

二十三日（初十日） 晴。大风。饭后游土地庙，以钱十四千买玫瑰四株，荷包牡丹三十本。风沙眯目，不能久立，在玉丰花厂小坐，与任掌柜问浇溉芍药时间。种牡丹、芍药，清明透芽，与甜水透浇一次（切忌零浇碎溉，仅湿土面），倘天旱可加一次，直待苞坼辨色时，始可再浇。若蓓蕾甫结，即以水溉之，则水气向根下行，花朵日就干瘪，本年决无再苏之望矣。至南横街为二侄女产后诊治。所患遍身疼痛，不能转侧，自是气虚血滞使然，乃黄芪、肉桂、当归、白术证也。史受之误指为肝急，以羚羊角投之，遂至瘀凝夜热，病日增剧，久之将成蓐劳矣。亟与如法补救。晚，接贞鑫天津快信，并以纸匣封寄水仙花三剪，邮程三百里，色香未减，洵雅人深致也。又录示近作古今体诗数首。

二十四日（十一日） 晴。李雨亭自衡水来云，彼处至今不知乱事，真福地也。居长安者无非争名利，余既置身局外，尚恋恋于此，饱受虚惊，亦何为哉！逝将去此耳。三点钟访德友梭尔格君，恳其致青岛武官什佛尔君函，为余介绍为避地卜居计，梭君立时作书付余，可感也（余于什君亦有雅故）。出城访润田，留饭久谈。归途过电灯公司，访陈少安，交还天津寄物费一元七角五分。灯下作书复贞鑫。

二十五日（十二日） 晴。丁香、鸾枝均开。梅叟来访，偕至同乐园观剧，梅作主人。五点钟散戏，饭于大观楼，觐枫作主人。

题梅叟《云山春宴图》（庚戌二月燕于云山别墅，吴仲远绘图）

新蒲细柳暗千门，欲上高楼怯断魂。重展承平旧诗卷，桃花如梦认春痕。（亡国之感，南宋词最多，俱凄惋哀艳，不作伦父面目，最为可法。）

二十六日（十三日） 晴。自正月十二日以后，无日不大风，长安真非乐土矣。饭后为二侄女诊病，顺访亚蘧，未值。接贞鑫书，又和余昨韵一律。献廷来久谈。

二十七日（十四日） 晴，竟日大风。齿痛牵及咽喉。晋甫来作半日谈。发常州次伯电（款已由协同庆汇沪）。子夜狂风怒号。

二十八日（十五日） 晴，风稍杀。喉病亦略平。未刻赴社政进行会公举会长，到者十七人。届时投票，余得十六票，全会一致推为会长。京师新会林立，范围皆务为广大，而不顾其能否实行。以政群党为尤甚。几欲举国家大政，汉满蒙回藏五大族风俗政教，悉包罗而干涉之。余戏谓虽以大总统作会长，内阁总理作副会长，恐亦未能踌躇满志也。此社政会力矫虚夸之习，专就社会利病所在，发为言论，达于议院及地方长官，以谋兴革而进安全，庶几可收实益。为二侄女复诊，病去八九矣。又至恒裕久坐。

二十九日（十六日） 晴。李搢臣自天津来谈，论及时局愈坏，非三五年大乱之后不能安定也。未刻至法源寺约会诸友，听隐公讲《大学》。隐公于学所得甚深，而所讲则支离蔓引，全不顾语脉，听者易生烦倦，亦一短也。讲毕时间尚宽，宋芸子前辈讲一段，余亦讲一段，乃散。法国博士铎尔孟君亦到会，真好学之士。连日灯下细读《金匱》，时有入处。今日在法源寺有极可笑事。天津费君，老儒也。询余姓，余告之。费率然曰：薇菰

先生其尊大人乎？余笑应曰：即鄙人是也。方酬答间，又有扬州吕君前问余号，余告之。吕大诧怪，注视余上下甚久，复问贵姓，余又告之。其诧怪更形于色，即曰：公其即直声震天下之恽学士耶？余笑应曰：惭愧不敢当，某即是也。吕愕然曰：吾以公当须鬓苍然矣，今何年少也。费君闻之，亦曰：吾睹公貌，误以为公子耳。余大笑曰：虚度五十岁矣，非少年也。特颜未衰耳。相与鼓掌。

三月初一日（十七日） 阴。延山阴谭女士督课九女一孙女。未刻采涧夫人送开学。梅叟、珩甫均来赏花，海棠、梨花均开。涪州施生曾豫，字孟元，昨在法源寺闻余讲论，踵门求见。年甫十九，天分甚高。研究公羊家言，即能窥澈圣人制作之意。芸子前辈谓为高僧转世。生，产于涪州，甫能言，不作涪语，涪人多不解，唯其父能解之。聆其论多解脱语，自谓若读佛经，求其甚深妙义，即可成佛。芸老言之不虚也。余因其超脱过甚，力劝其收摄，向平实处用功，否则将成狂士，孟元深韪吾言。接常熟翁氏妹电问量能已否起身。可异之至！量能夫妇出京已十一日，何以尚未抵家？不胜悬念。即发电去，并嘱其抵家后来一电。寄次伯信并赈款一千两（合上海规元一千零五两），交协同庆汇沪（汇费二十五两）。

初二日（十八日） 晴。午刻约搢臣、授经、剑秋，在广和居便酌。接量能安抵上海电。题耿伯齐《海山灵梦图》五言古十二韵，即书于册。连日在灯下细读医书，此后夜为常课。延胡干卿来寓，授襄、纶、懿英文，每日书塾下学后上课一小时。

题耿伯齐《海山灵梦图》

嗟予有三弟，先后与世辞。悠悠九年间，未尝梦见之。就使偶入梦，神思仍迷离。精诚愧未至，幽明路永歧。吾友具至性，望云有馀悲。缘想遂成梦，梦在东海湄。灵山俯碧浔，孤塔明丹曦。褰衣贾弟勇，引领增兄危（皆梦中情景）。浩浩天风中，茫茫迹已迷。挑灯恋前境，绘图摹幻思。借兹丹青影，招以楚些词。中有孝友泪，莫矜山水奇。

初三日（十九日） 晴。午后晋甫及李啸溪同年拍电相邀，遇诸涂，同出城，饭于萃芬。散后又偕晋步游，趁西城归。看仁和王见大先生（文诰）编注《苏诗集成》。诗注荟萃古今评注家，择精语详。又别编《诗案》，月梳日栉，巨细无遗。坡公诗文集及北宋后诸集，凡有关记述印证者，悉载注中。虽坡老自编日记，亦不能若斯详密也。可谓用心专而用功勤矣。余习公书，瓣香甚虔，拟即专治此编，诵其诗，读其文，想其言论风采，亦足以送老矣。

初四日（二十日） 阴。谷雨节。有人论阳历二十四节气皆有定日，今年如是，年年皆如是（所差不过一日），于农事未尝不便。譬如今年四月初四日交谷雨节，则以后四月初三、初四两日（因每闰四年，必于二月底加一闰日，故有一日之上下），必交谷雨，易于记忆，转胜于旧历忽在二月，忽在三月之无定期，非检查历本不可也。其说颇有理。又每月若干日，亦系一定。唯二月为廿八天，遇四年加闰日，则为廿九天，亦胜于大小建之无定。吾之恋恋于阴历，以其为皇清正朔，同诸刘氏腊也。若在前数年即改用阳历，吾亦

从之矣。唯佳节风景，如上元、中秋之月圆，重阳之菊，诗家佳兴全减矣。午刻至广和居赴授经之约。散后访梅叟，偕至乡祠赏海棠，北学堂前四大株，万点嫣红，花光照眼，真大观也。登最高楼凭眺良久，微雨数点，旋止。归寓，值朗轩在此，新自青岛归，述其风土之美，今之桃源也。大动卜居之思。中原乱事，非三五年不能平也。倘能遁迹于此，读书乐道，以待时清，詎非幸福乎？宝惠奉任命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。年末三十，即真除二品官，老辈断无此事。惜乎！山河易主矣。

初五日（二十一日） 阴。未刻至龙泉寺行吊，为润田太夫人题主。民国不定礼服，吊吊者皆以便服行礼。余以成主大典，不可简褻，特戴翎顶绒冠、硬领、乌靴将事，庶几无礼之礼。至愿学堂赴公益会职员会议。入夜狂风又作，花事不堪问矣。日日吹旱风，黄沙弥空，怒号聒耳，昏昏无复生趣。秦少游论坡公作书，执笔近颖，管微偏向右。李端叔则谓公每作书，磨墨如糊，始染笔。执笔微向下而行甚迟。余自得此法后，觉书道大进，所有推、撇、顿、折、皴擦、回旋之法，皆从此悟入。前人学文学字，俱恃口诀，不肯轻传，此类是也。吾兄孟乐，以中锋悬腕习柳字，得其端劲之妙，乃移其法以习苏书，全然不合。余曾力劝之，不信也。皴擦回旋四字，是吾近年独得处。宋人评坡公翰札最工，笔圆而韵胜。余学苏，专求此五字。坡公得力全出颜平原、杨少师，学苏者不探源于二家，断无入处。《鹿脯》、《韭花》二帖，《蔡明远》、《刘太冲》二序，《祭兄》、《祭侄》二稿，皆当肆力。若欲得其韵致，又当熟临《神龙兰亭》（颖上本极佳）。如此用一番工夫，始可与言坡书之妙矣。一家之功，其难若是，书岂易言哉！

初六日（二十二日） 晴。季超丈来午饭。未刻至悦生堂赴社政进行会。三点钟开会，余先登台叙述本会宗旨，然后会员题名，纳费，推举职员，修正会章，五钟散会。夜梦与人论国亡之恨，失声大哭，不能止，痛詈执政之误国。既醒，泪珠犹被面也。余于故国之思，顷刻不忘，虽在欢场，偶一触及，则惘惘如有所失。连接萧亲家两书。

初七日（二十三日） 晴。亲友多来贺者。饭后李啸溪、陆天池偕来吹笛唱曲。夜又大风，日日如此，几成昏暗世界矣。连日夜间细读《金匱》。自来注《金匱》者少于《伤寒论》。余所见数家，皆不甚惬意。尤氏平稳，苦乏精义。黄氏时有精义，而金木水火土，搅扰无已时。程氏、陈氏各有得失。《金鉴》臆断甚多，遇所不解，则指为讹错，最为劣妄。唯喻氏发挥详尽，能于无字句处窥破奥窔，所得最深矣。徐忠可以喻氏门人，所得亦较深。余读时，时有心得，用朱笔笺于《金匱辑义》之上，为他日作注张本。接五弟妇信，知庆侄女已于上月廿四日适胡氏。刘壬三来，请为其妹拟方。又接萧小虞信。

初八日（二十四日） 晴。午刻访南园，携小虞书斟酌裁答。壬三追踪而至。昨药颇效，更定一方（病人在涿州）。饭后偕至大舞台观剧，上流社会人垂辫者唯余等一桌而已。同座谈保帆太史（国楫，广东人，癸巳同年）。戏散，饭于福兴居。趁西城归。复小虞书。又接徐贞璽翁、笏斋贺函，均随手邮谢。宝惠所辖镶黄旗，兵额四千六百人，月饷七千馀两，米二千馀石。若以八旗二十四部（每旗满蒙汉军各三部），约略计之，得兵十万人，每年耗饷约二百万，坐食习惰，度支安能不病哉！前朝屡议八旗生计，迄未出一策以救其弊，因循坐困，以迄于亡。今若骤议裁节，其不转于沟壑者几希。此真棘手题目也。

初九日（二十五日） 晴。杨吉山自津来见。午刻饭于大观楼，锡兄作主人。饭罢偕觀、锡率惠至同乐观剧。戏散至大德通少坐，遇朗轩，又拉至东兴居晚餐。终日荒嬉，偕

抒郁勃之气。夜月甚佳。社会二字，几为人所恒言，究竟皆不知二字是何意义。即吾辈立社政进行会，不过作市面代名词而已。此二字包罗甚广。人生必有营业，有业必有群，自国以至家庭，无不有群，即无不有群之状态与心理，此社会学之所由起也。有历史习惯，有风俗宗教，有人情物理，此中煞有研究。今吾辈以市面风俗一面当之，但为社会之一部，亦无不可。余拟作《说社会》一篇，为会中言论之前导。

初十日（二十六日） 晴。饭后至法律馆访授经。晋甫来久谈。一日倦甚，刻刻思眠，脾郁而困。

十一日（二十七日） 晴。有武阳二少年自南京来见，皆革命军中人来供职于陆军部者也。未刻赴社政会，提议数件。一日读《金匱·妇科》讫。傍晚颇有雨意，仍飘数点而止。接大兄信。余今日始束发作道装。

十二日（二十八日） 阴。饭后至会馆答拜杨、汤二君。率惠、铭、振在大舞台观刘伶演蔣相如完璧归赵，关目说白俱佳，盖均本于《列国志》也。戏散，饭于大观楼，觐枫作东。归寓值新甫、晋甫两兄及珩甫在此，畅谈，夜分始去。

十三日（二十九日） 晴。陈幼衡来见。午刻剑秋约广福楼午饭，遇梁次侯（用弧）、江霞（孔殷）。此闽人所开，特以文君当垆，招徕坐客，可谓精于营业矣。至新开路为适于氏表妹送行。访新甫、晋甫两兄，夜饭后始归。接大女信。每夜为二女、三女讲小学第三册善行门。

十四日（三十日） 晴。午刻饭于大观楼。两月来观我朵颐，将军不负腹矣，大体无可养，而养其小体，犹为计之得也。饭罢写扇两柄。觐枫买古文两本为书扇材料。此编为吴挚老授其子辟疆（名启孙）童年读本，上溯周、秦（起《国策》），下迄曾、张，古文菁华，萃于此矣。选注尤有涂辙可寻。简当与湘乡《经史百家简编》相仿，而用意不同。简编重体势，此则兼重义法。合两种不过四册书，然能熟读而详味之，古文之道在是矣。余深爱之，乃向觐枫乞取而归。三点半钟赴愿学堂顺直公益会讨论会规。六钟始散会。昨日江苏全省在省馆开公益会，约余而未往，以公民选举权不得兼跨南北两省。余五世北籍，且先大父曾受宣庙不准改归之谕，完全为顺天人，以法以情，皆不当兼顾苏省，非恁然于先茔所在也。寄曹亲家书。

十五日（五月初一号） 阴。午刻至小有天闽菜馆，赴李晋臣约。至东城吊孙麟伯之丧。途出东长安门，顿触铜驼荆棘之感，悲从中来，凄然泪下。去岁钱仲甫以旧册子乞书大小各种，因乱久未落笔，今日磨浓墨为临坡书二叶。接曹亲家信（涤新世讲交来）。又接贞璽书并长歌一幅。门口货郎以破帖一堆求售。细检其中有东坡狂草《醉翁亭记》，颜鲁公书《元结碑》，徐浩书《不空和尚碑》，汉荡阴令《张迁表》（碑阴俱全），皆旧拓本，《张迁》、《不空》两帖，墨气尤古泽可爱。又有安素轩原拓《松雪道德经》四叶，余则黄芦白苇矣。以洋十八元概留之。坡公此记，纵横飞舞，别是一种手法。此种草书，非可对临，但细玩其顺逆出入顿折之法，便可增进一格。若规仿尺寸而学之，则神理全非矣。

十六日（初二号） 黎明梦觉，忽闻雨声，辰正再觉，则檐溜琤琮矣。此为交春第一次甘澍也，竟滴沥未止。午刻至东城陆天池同年处，为文烈夫妇及贤子文节书神主，翎顶珠补端坐书之，书毕乃正席南向点主，钱新甫、晋甫两兄襄题。近日庆吊，概着便衣，文烈父子忠于清室，不可不着清代衣冠也。天池备酒肴相款，又久谈始归。西圃花木俱含润

气，药阑蓓蕾已辨颜色，得此滋润，大有生意矣。复贞盦书。

十七日（初三号） 饭后访亚蘧。又至恒裕。程伯葭自南方来，旧雨重逢，况更丧乱，情意倍洽。为仲甫书册两叶，临坡公“恶酒如恶人”诗帖，一以写隶书法行之，笔笔留，笔笔拗，乃稍得雄厚之致。吾所临为《姑熟帖》，乃南宋初年钩勒上石者，不但笔法呈露，并墨法亦如凝如融（墨法非捶拓所用之墨，盖坡公当日墨彩墨痕也）。居然下真迹一等。当时钩鐫之工，其妙如是。收藏家珍贵宋拓，良有由也（一经上石，墨痕何从窥见？此可意会，不能言传也。唯最精之旧拓本始有此妙。吾所藏苏帖至富，皆属上品，然只《和陶诗》及《姑熟帖》有之）。通篆隶法于苏书，是余近日悟出最得力处。生平爱博而情不专。近来唯有三事，志在必成。一阐明《孟子》学说，通公羊春秋家言于《孟子》（宋、明诸儒以汉唐以后学识看《孟子》，《孟子》之微言大义遂晦）。一研究医学，精求《灵》、《素》、张、孙奥义，以融贯中西。一专精书法，通篆隶及二王法以习苏书，自成一家笔法。

十八日（初四号） 晴。午刻约伯霞饭于大观楼。未刻赴社政会。孔仰恭提议民国冠服必须用中国材料，拟具书向参议院请愿。余甚韪其议。归寓稍息，复至武功街赴干卿之约。接量婿、嫀女稟。

十九日（初五日） 晴。在阳历为端午，节气尚未交立夏，从此古来佳节风景尽废矣。此虽小事，而词章之将废，其见端也。作霖来访，所戴纱巾，仿戏场诸葛孔明冠制而为之，即名之曰诸葛巾。民国制度不一，事事可以自由，真古今中外所无。未刻乘骡车出朝阳门，至海会寺吊陆文烈父子之丧，往返几四十里，腰腹俱酸。吊官服式各殊。绍仁亭同年纯用道装，俯伏而拜，如道流。程少山同年则纓冠青褂，仍用大清朝服式。此外有西装而鞠躬者，并有磕头者，有便衣免冠者。余则免冠盘发。民国成立已三阅月，而礼服至今未定。大廷广众，致现种种怪相，尚复成何国家！识者有以知共和之难久矣（纯是乱哄哄景象）。借款成而中国亡，借款不成而中国即乱。无纲常，无名教，无廉耻，人心亡而中国亦亡。孔仰恭来夜谈。

二十日（初六日） 晴。李新吾、李师葛、何承卿、杨绳武、陶裔如均来谈。客去，写册子一叶半。南园来夜谈。

二十一日（初七日） 晴。作书致长芦运使陆士枚（安清）催取学堂公款。写册子二叶，匾对三件。连日临帖，作应酬字，下笔遂有法度。写字最忌任意挥洒。日久手滑，自以为渐臻熟境，而不知日趋于俗矣。

二十二日（初八号） 晴。门人鲍幼卿来见。午后朗轩邀至同乐观剧，人山人海，几无隙地。以表面观之，已复承平旧景矣。散后在泰丰楼晚餐，亦朗东。接顺直保卫局公函，局中特设赞画，公推余任之。余于军事知识颇浅，当之有愧。

二十三日（初九号） 晴。饭后至社政会茶话。定服制、用国货议，仰恭起草，余为删润，付书记缮正，作为陈请书送参议院。

二十四日（初十号） 晴。客来甚多，皆托余为之营谋者。呜呼！国可改，此风不可改。余已作世外之人，尤不愿向朝贵作请托语，且多非素识也。饭后三兄过谈。伯葭来作半日长谈，携龙井真茶共细品之。元和陆九芝先生极恶昌邑黄氏。《世补斋医书》中，力辟其贵阳贱阴之谬，斥其不识阳明证及窃书、改经、妄自尊大之失，可谓透快矣。余则尤厌其满纸金木水火土，无证不本于此。夫五行生克，见于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难经》，原不可

废，然只可心知其意，识其有此理而已。若夫医治之要，则在虚实、表里、寒热、风寒、暑湿、燥火之外感，七情、饮食之内伤，外见、内合之相应，以定夫汗、吐、下、清、温、和、补之治法，自然病无遁情，治鲜失手。观于仲景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，何曾有一语及此。皆认定六经，直指病机，备详传变，而千古之论治者，自能奉为标准。唐后诸大家，已渐据此论病，非仲师本意，然总不如黄氏之反复执持，嘤嘤不已者也。看似精深元妙，其实节外生枝，玄之又玄，病情愈晦。且五行之中，只有木克土、火克金之病，脾土克肾水已少，若肺金克肝木，肾水克心火，则无闻焉。无惑乎儒医迂曲而寡效，市医鄙陋而不通，而好新者流，且以蹈空无实验为中医诟病也。

二十五日（十一日） 晴。作兴举顺直水利、提倡补助全省实业意见书，陈公益会，请会长提议付之公决。大旨先从遴选分赴各州县调查、造表册入手。未刻赴保卫局，交冯总长。同乡诸公见之，金以为根本切要之图。三点钟开会，议筹款三条，可行者二，不可行者一。众议金同。归途大风扬尘，对面不见人。灯下看《东方杂志》第八册，有《振兴农工商业书》一篇，利弊兴革了如指掌，所筹办法切实可行。此为经世之文。程伯葭尝谓，身处今日，贵有旧道德，尤贵有新知识，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。真名言也。余看杂志及各报（择其切实有用者），固以自助，亦以策励子侄。

二十六日（十二日） 晴。午刻赴湖广馆五族共和合进会，先演说，次选举。姚石荃得票最多，举为会长。珩甫来夜谈。接大女信。

二十七日（十三日） 晴。春茂之来谈。未刻赴社政会茶话。偕锡、珩游崇效寺，芍药未开，绿牡丹及醉杨妃二种犹未残，特风燥过甚，光艳全减矣。会友王菊墀寄住寺中，以水饺子款客。

二十八日（十四日） 晴。芍药大放，作简招梅叟、珩甫来观。晋甫携其二子彬如、能如来见，因邀赴聚魁坊晚餐，餐毕又回寓，久谈始去。

二十九日（十五日） 阴，微雨，湿地即止。未刻赴愿学堂职员会。

三十日（十六日） 闷躁殆不可耐，雨将至矣。

四月初一日（十七号） 黎明大雨，竟日滴沥，彻夜不止。京师春夏之交从来无此长雨也。写册子三叶。随意看书。

初二日（十八号） 晨犹阴雨，午后畅晴。未刻赴社政会。觐枫邀往大观楼晚餐。日本有贺长雄论自来史家之弊，谓其“于事实止述帝室事实、法令发布、官职更迭、战争胜败四者，又或日食、地震等奇异之征验，天皇之御幸，大臣之死生。此外如风俗、美术、文字、语言之变迁，产业、贸易之进步，外国之交通，则反无所记述。”此数语虽讥日本历史，实洞中中国历史之病。史家唯太史迁特具宏旨，如《封禅》、《平准》之纪朝局主尚，《游侠》、《货殖》之纪社会风土，外国各传之纪边事原委，皆能着时势变迁之概，有千秋眼光。班史犹稍得其遗意。自后汉以下，直为一姓兴废之书，与世界无涉。其不作《志》者，并一代典制而亦不详。至宋、明二史，直为官书而已。（明之奄宦党局，为亡国之因，即就一姓论，亦当郑重反复，旁见侧出，以特著之。乃限于相沿体裁，并此而不能发挥，何论世界乎？）若夫考订批评之学，尤其未矣。近来新学发明，其论史裁，识见实超出前人。

初三日（十九号） 晴。光州人李靖尘（阔）来见，乃民权监督党党员、华侨代表冯

君自由欲劝办国民捐，设立银行以储海内外之捐款，托靖尘愚余介绍于润田，筹商银行办法。饭后率儿女散步太平湖畔。大雨之后，湖水骤增，拍岸平堤，沦漪入画，流连者久之。陆天池来谢。出城访润田，致冯、李二君之意。赴大观楼践伯葭之约。偶检《饮冰室全集》论满汉之界一篇，乃戊戌年所作。而近两年旗贵盈朝，种族革命之事，若已见之。任公之识为不可及也。昨夜梦见先妣，不孝起居慈躬甚殷。又恍惚吾母有失眠病，因敬问近来能否安眠。语至此，忽觉一阵伤心，热泪潮涌，怆然而醒，泪犹盈眶，追忆慈容，泪继续下。呜呼！吾母见背三十八年矣，不孝衰老侵寻，顿见白发，感岁月之如驰，痛劬劳之莫报，握笔有馀悲矣。梦中见慈容，犹似儿时所见，但少瘦耳。

初四日（二十号） 晴。圃中白芍药朵大如盆，真胜观也。饭后至嘉应馆为施梦元诊病，盖思虑过苦，脾阳困矣。至愿学堂赴职员会。赵廓如来见。贞鑫前辈归自天津，以鲋鱼半尾相饷，第一次尝鲜也。

初五日（二十一号） 晴。嵩阳别业民权监督党公请余作来宾。未刻前往，开会时余亦登台演说。申刻摄影散会。在大观楼晚餐，宝惠出钱。赴青云阁理发处剪发。此辮与我相守五十年，一旦截之，不无恋恋。唯上流社会人俱已濯濯（唯商界中人尚有存者），余既不能杜门自守，不免驰骤于酹酢场中，日受刺激，只可降心从众矣。接南昌盛少怡表叔信（住赐福巷）。夜间采涧检理旧藏小说书，有《安邦志》数本，尚是吾母故物，突然见之，潸然泪下。

初六日（二十二日） 晴。饭后率惠儿春仙观剧。散后即出城至恒裕，润田盛备酒肴。写大小对联十付、牌匾三件。归寓己子初。接季申四兄沪上书。贞鑫前辈枉过。

初七日（二十三日） 晴。善菴田归自奉天，已改姓名为单福田，隶顺天籍。畅谈良久。为仲甫写册页毕，真、行共十四页。借旧纸习书，两得其益矣。晋甫、作霖来谈。复张子偕书，寄西安商务印书分馆转交（或寄保棋巷），付邮局。

初八日（二十四号） 晴。江苏公会定章，各府自举评议员二人，又当选候补二人。因出知单约八属同乡，在武进馆投票公举。到者四十五人。余与屠治安按名散票，用不记名联举法，请谢作霖、屠治安监督拆票、袁匡来登记。秦瑞玠得三十二票（无锡），余得二十票（武进），为评议员。吴增甲得十二票（江阴），杨寿楠十一票（无锡）为候补员。作函开单送总会事务所。余已任顺直之事，不能复兼顾原籍，故与诸君约，同举赵剑秋。乃剑秋仅得六票，仍以余充数，无可推委也。又与诸君同检点唐演锁存行李书籍。入城至天池同年处贺嫁女之喜，夜饭后归。

初九日（二十五号） 晴。午刻在云山别墅，与何梅叟、钟秀芝、阔安甫两前辈（阔公改姓名为谭伯恭）公请贞鑫并约王劭农、延铁君二丈作陪。散后赴社政会。仰恭来夜谈。夜写大兄、四兄信。

摘录上大兄、四兄书：

晨得四兄来书，读之快极而悲。两兄侨寓海滨，时得聚首之乐。弟则孤处北方，骨肉仅在一门，朋辈散于四方。寂寞之味，非言可喻。然弟所以不思南归者，非忍远离先墓也。民国虽建，大难方兴。风俗之奢淫，人心之诈巧，至吾苏而极。劫运之交，殆将不远。直隶淳朴俭苦，犹存老辈典型。恒赵深冀之间，至今尚奉宣统正朔，确守

遗经，不知革新为何事。窃以为元气淳厚，一时未易散也。至于北京为争名之地，非闲野所宜居。青岛托庇外人，尤非所愿。又凡都会码头，生活程度过高，只便仕宦经商，而不便久寓。愚意拟于恒赵深冀间，择其文质相兼者而卜居焉（过于固陋之处，用途虽省，而培植子孙则不相宜）。终其身作为北人，不复作首邱之想矣。况近来交通便利，每岁祭扫南旋，亦非难事也。摄政三年，亲贵遍布朝列，卖差卖缺，竟成市场。正人屏诸卑闲，危论付之不省。稍有知识者，皆知国将亡矣。革命军兴，推倒恶浊政府，士农工商翘首以盼幸福，不料自私自利之见，更甚于专制之朝，统一无期，秩序不定，胶胶扰扰，如在梦中。志士心灰，外人齿冷。此中局面，万不能长。以愚意测之，满清无望中兴（亲贵之心死矣），共和决难成立，待其水益深火益热，有大英雄者起而收之，以君主之名，实行共和之政。吾中华将有雄视全球之一日，惜我辈不及见耳。我生不辰，其谓之何！弟燕暂栖巢，唯以看书、写字、赏花为功课，安贫习俭，为得过且过之谋。平日喜用脑力，此心不能无所寄着。而近来新发明之学理，实有胜于旧说者，以余力从事钻研，亦颇获饫心之乐。始而挽发作道士装，亦可通行社会，无如发根以逆挽而痛，且奇痒不可爬搔，其苦万状。继乃思身体发肤，贵乎适意，吾岂好辩哉！何必自寻苦吃！遂于亡国百日后四月初五之夜，毅然截而髡之，于是种种者变而濯濯矣。两兄得无笑我乎？宝惠以副都统领禁卫军，兼实录馆。完完全全为旧日之官。都中尚有一部分为清朝之官，如弘德殿、实录馆、崇陵工程、二陵、八旗、内务府、钦天监之类。具折谢恩，请安请假，皆直达内廷。钦奉上谕，有时亦有交片，盖用法天立道小玉玺，五大臣署名（两太保，内府三臣）。每日亦有宫门抄，称为宣统四年，仍用旧历。真自来未有之怪局。此为外间所不知之事，聊为两兄言之，幸勿传播，或生波折也。赞、柔、酉之师甚好，照常讲书作文。五男孩别延一师，十女孩则延一女师。合家均安适，请勿念。

初十日（二十六日） 晴。孔幼云（繁淦）来拜（丁酉拔贡，大理院推事。其胞兄繁朴，字厚庵，为己丑同年，又有甲子、庚午两世谊，其世父名庆辅，与先君子同署至交），仰恭之尊人也。未刻赴省馆江苏公会投票，举正副会长（陆征祥、姚锡光），五点钟始毕。复赴五族合进会，则会将散矣，始知是日公举副会长，余得十票。

十一日（二十七号） 晴。仰恭、仲瑀来议会事。饭后阅《民立报》三日（此报□□寄京，不能按日送到）。此报于政说学理特详，且具卓识，为南北各报之冠，而摭拾丰富，零金碎锦，多可采之辞（每日三大叶，字小行密，若综辑之，一星期即可成一巨册）。余素乏新识，中年脑力日减，不能更致力新书，而稍有一知半解，不见揆于当代闻人者，则得力于《国风报》（今已止版）、《东方杂志》及此种报纸居多。五钟后出城，为苏姑娘诊病。又入城至武功卫赴龚仙洲之约，谢医也。

十二日（二十八号） 晴。未刻赴教育会，提议抵抗教育部新章中小学堂废读经事。祖龙之事再见于今。圣道废，乾坤晦，大劫将临矣。各监督皆表同情，唯齐鲁学堂周树标不甚赞成。邹鲁礼义之邦，乃有此人，尤为可怪。又至愿学堂赴顺直公益会。接大女信。

十三日（二十九号） 晴。饭后至横街看病。挈林侄赴青云阁截辫，登最高楼，遇汪仲高，扰其茶点而归，接笏斋书，随手邮复。

十四日（三十号） 晴。仰恭、仲瑀来议事。出城答拜各客，唯晤贾子咏、吴穆如久谈。傍晚看《民立报》六叶。接量婿信。南北志士提倡国民捐，甚盛举也。然余意不甚主张。今日阅《守真日报》所著论，其说多与余同。子咏亦诋之甚力。

十五日（三十一号） 晴。民权监督党党员刘、贺二君来访。其所欲行之事，可发大噱。新立之会林立，大率皆为己之学，言国家言国民，特幌子耳。出城至三兄处复诊。梅叟以《月簃联吟》卷子索题，于晦若前辈新题数诗及长跋，感慨淋漓，可以传矣。复南园信并丸药。

十六日（六月初一号） 阴。未刻赴社政会。

十七日（初二号） 晴。饭后天池来谈。至锡兄处为其令媛诊疾。在恒裕略坐。偕惠儿大观楼晚膳。

十八日（初三号） 晴。顺直学校学生发起国民捐，推六人为代表，以规章来求正。吾于此举不甚以为然，然不便阻遏也。傍晚赴公度致美斋之约。夜闷热殊甚，不能安眠。

十九日（初四号） 晴。仰恭、仲瑀先后来谈。仰恭求学之志甚殷。曩在译学馆习德文，近又兼习英文、法文，思以外国文法精译《四书》，传孔教于泰西，真不愧圣裔矣。

二十日（初五号） 阴。一点钟顺直学堂诸生在药王庙开国民捐联合会，余被推为临时主席。四钟散会。有李六更者（新撰此名），背负大白布，书劝捐条款，手携大板，在会场乱击，众恶之，群拍掌逐之，秩序几紊。幸有人出而劝解，始就序。闻此君终日游行大街，击板演说，大类疯人。此种行为，恐反生民捐阻力耳。大雨忽至，疾驰至大观楼，杜燕生、仰恭、仲瑀接踵而来。归寓，晋甫、朗轩均在此，又畅谈良久而去。

题梅叟《月簃联吟图》卷子（月簃，梅叟马道胡同书室也）

摩挲铜狄忽荒烟，白发词臣剧可怜。莫向卷中寻旧款，贞元朝士义熙年。

烽火苍黄返故庐（正月之变，梅叟自西城避于旧居），蟾光无恙树扶疏。只怜举目山河异，欲话新亭更不如。

二十一日（初六号） 阴，微雨，稍凉。写应酬两件。饭后偕锡兄访朗畅谈。

二十二日（初七号） 晴。未刻朗轩约往文明观剧（男女合演）。散后饭于新开之醒春居，大德通作东。修之来夜谈。

二十三日（初八号） 晴。为仰恭改削财政条陈稿。未刻赴织云公所顺直学校国民捐联合成立会，入席者一百余人，仍推余为临时主席。余登台演说向来办事议论多意见深之病，皆有为而言，听者多拍掌。投票公举正副理事（此会不当有会长名），余得九十九票，被举为正理事。汪仲高（鸿瀚）、王卓元（恩弟）、郑景韩（师道）、王化初（道元）以次得多票为副。又推举执事员。余得间先行，赴社政会，已逾四钟，会友将散，以待余，尚未行。乃为点定上内务部、顺天府函稿，请开各省米禁，运囤积之米至京，以平市价，利民之举，此为大矣。仰恭欲从余学文，其弟公择欲从余学医，皆年少而有志者，余特允之。

二十四日（初九号） 晴。燥极。午前赴教育统一会员袁佑卿之约，茶话讨论。众人议论蔓冗，意气冲突，喧乱两小时，无一语正当办法。余及范栋臣拂袖而出。京师会场林